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昭宗皇帝

〔壬戌〕天復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

京兆人

同平章事

貽範因李茂貞薦

由刺史拜給事中纔閱旬遂相

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上曰

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貽範舉杯直及上頤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持杯獻上上不可即持貽範舉杯直及上頤

三月汴兵圍晉陽

先是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慈隰二州進逼晉絳

朱全忠還河中遣兄子友寧

字安仁全忠兄存之子

及氏叔琮擊之汴軍橫陳十里河

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及是德威戰敗河東軍潰友寧叔琮

乘勝取慈隰汾三州遂圍晉陽時嗣昭德威雖收餘衆得還而城中兵尙

未集叔琮攻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

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劉夫人亦

曰王常笑王行瑜輕棄其城死于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

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

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

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

克用以時繼緒兵修城利害引杏幕府掌書記

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無不由衆寡蜀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誣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于率閭閻定閭架增麴蘖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子存勗警敏有勇略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于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引咨謂以文引咨詢也

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

張潛子賜姓

宣諭江淮

書御札賜楊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既而儼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于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回鶻遣使入貢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以來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喻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崔胤詣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

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以霖雨留東渭橋

韋貽範罷

貽範以母喪去位宦官欲引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于韓偓

偃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亦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泊乃移疾上亦不許宦官之請

進錢鏐爵爲越王

以蘇檢

字聖用武功人

同平章事

韋貽範方居喪薦檢及姚洎于李茂貞上旣不

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自

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至是帥衆襲宣州田頔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

餘衆將入海楊行密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以李神福爲昇州

刺史

初弘鐸遣牙將尙公迺詣行密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

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尙全迺丹徒人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虢縣

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

之北大

敗而還全忠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

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八月兩江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

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

在浙江臨安縣北實字記唐昭宗升錢鏐所居營爲衣錦軍鏐時來遊宴父老山林皆被以錦

命指揮

使徐綰治溝洫衆有怨言綰因將所部還杭州與左都許再思等合兵焚掠進偪牙城鏐聞變微服夜歸踰城而入守之恐綰等召田頴于宣州乃遣顧全武向楊行密告急且以子傳瑋爲質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瑋既而綰等果召頴頴引兵赴之急攻杭州行密遣人召頴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頴取鏐次子傳瓘字明寶爲質乃還徐綰許再思同還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喪罷去

日爲債家所譟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于

是遂起復貽範上先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以爲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

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

數爲貽範所譟貽範乃止既而別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未幾貽範死蘇檢爲韓偓經營入相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汚貽邪

王建取興元西川軍請假道于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人拒之戰敗奔還

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

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王宗佶建養子本姓甘洪州人等疾其功

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詰責遂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

建以王宗賀亦建養子權興元留後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

揮使高季昌

字貽孫陝州硤石人後更名季興

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

已困奈何舍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爲謀入城誘致之騎

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

存次

發兵于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

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

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

營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

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

矣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

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

軍夜繼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

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刳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

子賊

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值百錢犬肉值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餵供御膳上露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十一月保大

中和二年賜號鄭坊節度爲保大軍

節度使李茂勳

茂貞弟

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

取鄜坊茂勳降

十二月李繼昭

此李繼昭乃茂貞養子本姓符名道昭蔡州人五代史作李繼遠非賜姓名李繼昭之孫德昭也

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

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

五代史作一日食不托不托即餅也

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

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正爲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于朱全忠復姓名符道昭

〔癸亥〕二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

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會張濬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合吾意雖力不足當死生以

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舟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禽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

時秦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

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賈書至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入東巡兗鄆召從周于邢州其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裴迪字昇之聞喜人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處朗爲樞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曷來協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啓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尙平原公主女何后蘇檢女爲景王帝之妃以自固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

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二月貶陸扆爲沂王

名禮帝第四子

傳分司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

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

賜蘇檢盧光啓死貶王溥爲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將佐敬翔朱友寧及都頭以下皆

賜號有差

以輝王祚

帝第九子

爲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爲

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

爲之上曰濮王

通鑑考異曰即德王裕改封

長胤承全忠密指利于幼冲爲之固請從之

胤持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開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聽其君權重則怨多勢侔則憂生破國亡家在目中央

貶韓偓爲濮州司馬

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

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

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

御史大夫偓舉進士座主

王贊

兵部侍郎

自代胤惡

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

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弑

之辱

後偓再經貶徙南依王審知而卒

朱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故兩軍

左右宿衛也

以朱友倫爲宿衛使

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元暉爲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于延

喜樓全忠奏曰克用于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

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

上官班辭于長樂驛崔胤獨送至灊橋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

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以裴樞同平章事

以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朱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夏五月師範以淮南兵擊斬友寧

秋七月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趙州人攻青州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

範遣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卻之復擊取師範所益劉鄩兵鄩由是援

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攻拔博昌漢縣後唐改博興今縣屬濟南道臨淄抵青州城下師範

求救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茂章合肥人救之茂章與師範大破友寧斬之

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師範逆

戰大敗茂章以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汴兵之敗王師範也王茂

章閉門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哺汴兵退茂章乃還

八月進王建爵爲蜀王

楊師厚偪青州王師範降冬十月葛從周取兗州楊師厚屯臨朐注見前王

師範攻之師厚奮擊大破之獲師範弟師克進偪青州師範以弟故遂請

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劫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

受之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固守鄩使從周毋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我不同于汝從周攻城爲之少緩會師範使

者至諭鄩鄩乃降全忠表鄩爲保大留後已又表師範爲河陽節度使後

師範舉族爲全忠所殺師範舉族遷大梁全忠客之後朱友寧妻訴鄩乃族師範有司次第左右告之故師範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若曰死固不免余

國昭穆失序，可以見先人，
酒行，以次就戮者二百人。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

字光儀，蔡州人。

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

匡凝父德

誣初事秦宗權，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爲節度使，德誣卒。匡

凝嗣。至是，荆南節度使成汭爲淮南將李神福所擊，赴水死。

先是，神福擊鄂州，節度使杜洪

求救于朱全忠，全忠令酒及湖南馬殷出兵救之，酒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殷遣將許德勳、乘虛襲陷江陵，大掠而去。荆南將士聞之，以亡其家，皆無鬪志，洎遂爲神福所敗而死。杜洪、鄂州人。

武貞溫朗軍名節度使雷彥威

滿之子，時滿已卒，彥威嗣。

遣兵襲據其地。匡凝令匡明擊走之。

表匡明爲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

雷彥威

險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尋爲其弟彥恭所逐。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徧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靖難節度使楊崇本

妻于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本茂貞養子，故稱忍坐視之，

乎遂相與連兵，侵徧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

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頔。

初，田頔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歙二州。

爲巡屬，行密不許。頔攻錢鏐，行密又召之還。頔遂有叛志，與潤州團練使

安仁義

本沙陀叛將

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頔，王茂章討仁義。頔將水軍拒神

福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發兵斷其歸路
行密遣臺濛將兵赴之至是濛擊斬頽遂克宣州仁義勇決得士心茂章

攻潤州踰年始克之斬仁義頽之叛也行密妻弟壽州節度使朱延壽陰與通謀行密
許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

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亦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斬之而出朱夫人方延壽赴召其妻
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浸兵

闔門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赴火而死初行密與頽尚里相善
兄弟及頽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因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殷氏與頽婦

弟郭師從常保護錢傳瓘頽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
從爲鎮東都虞候朱延壽舒城人郭師從合肥人

以獨孤損字又損及同平章事裴贄罷損以禮部尙書相贄罷爲左僕射

朱全忠殺左僕射張濬朱全忠綱目作張全義考殺濬者全義使
全義者全忠也今依唐書昭宗紀改書濬居長水本後魏南
陝縣唐更

名今爲鎮在河南永寧縣西南王師範舉兵時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及是朱全忠謀篡奪恐

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殺之縣吏葉彥素爲濬所厚知全義謀以告濬濬謂其子格曰
汝留則俱死去則存種格哭拜而去彥遣人送之自荆南

入蜀張格字
義師濬次子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字紹之公
綽族孫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

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

不爲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

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知與京兆尹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會朱友倫擊毬墜馬而死全忠疑胤所爲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全忠子代典宿衛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制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朱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偪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延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于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山一名乾真山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元和志蕃語乾真華言三十里也寶宇記其山夏恆積雪故彼人有山頭凍殺雀之語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王建遣兵迎車駕。上遣閒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建養子將兵會

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

安表聞。

三月朱全忠判六軍諸衛事。全忠既殺崔胤遂專總禁衛。

朱全忠赴洛陽。全忠置酒私第。陝城私邸也邀上臨幸。遂請赴洛陽督修宮闕。上

與之宴。羣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飲之。宮人或附上

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陽醉而出。

遣閒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上復遣閒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

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

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行密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將兵擊杜洪。朱全忠

遣使詣之。請舍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既而神福

卒行密以劉存代之。明年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救洪。存

夏四月帝至洛陽。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

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

開學修人

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于新安殺

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
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

覺累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元暉

王殷爲宣徽南北院

宣徽二院唐中葉置宣者領之百官志不載

使張廷範爲街使韋震爲河南尹

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爲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朱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更封錢鏐爲吳王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爲鄴王

代宗以魏博爲天雄軍及田悅拒命除其號今復之

五月朱全忠還鎮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于內殿全忠疑不入帝

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隨翔使去曰翔亦醉矣乃還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西川諸將勸王

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

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

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

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秋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

葬和陵在河南偃師縣南

太子祝卽位

是爲昭宣帝

初全忠見德王

裕眉目疏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

不言之胤言于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

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

元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

下齧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

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

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選牙官

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

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又

欲殺何后后求哀于元暉乃釋之于是元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立輝

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于柩前卽位

時年十三

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

之陽驚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于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

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